津津乐道。譬如说，政、宣间“独许书画院出职人佩鱼”，“又他局工匠日支钱谓之食钱，惟两局则谓之俸直。勘旁支给，不以众工待也。”“又诸待诏每立班，则画院为首，书院次，如琴、棋、玉百工皆在下”。这时院画家确实受到徽宗的特殊荣宠。从现存史料还可以了解，赵佶在提高御用画院的艺术能力方面主要采取了以下的措施：

（一）由于赵佶为教育画史而建“画学”，旋即撤销，使学生併入画院，将美术教育与绘画创作联结在一起，由画院承担这两重任务。

（二）赵佶每旬拿出御府收藏图轴两匣，给学艺、待诏观摩学习，叫做“习学”。

（三）建立严格的考试制度，往往以古诗为题，赵佶给以指点评论，经过考试合格方被录取或提升。

这些措施，不仅有利于提高院画家艺术水平，而对政宣画院“院体”的形成也起了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，并为后世所称颂。如画学与画院合二为一，使士流与杂流互为交融，提高了画院原有的杂流画家的素质，具备“士流”的文化修养，要求院画家对生活和事物要有深入细致的观察，要掌握较高的写实能力并加以巧妙的表现，作品要富有诗意，这就是政和间画院已经形成的“宣和体”的风格与特征。所以，御用画院自五代迄北宋徽宗时代已登上历史的高峰，其机能最为完善，造诣也较高，成为历代画院的典范。非常可惜的是，好景不长，徽宗画院的发展因受到女真族统治者扼杀而终止。

北宋末年，宋朝统治者在与金人的较量中归于失败，国土沦陷殆半，首都开封陷落，徽、钦二宗被擒，北宋亡。公元一一二七年，赵佶第九子赵构继位建元建炎，被迫以南方的杭州为“行在”（临时首都），南北对峙，时战时和，维系了一百五十二年的半壁河山，史称“南宋”。南宋历朝皇帝大多喜欢书画，提倡翰墨，身边也集拢了一批著名画家，大致在绍兴二十年前后（1150年）恢复了“翰林图画院”的建制[29]。可是在《宋史》、《宋会要辑稿》以及《画继》之中没有画院的名称机构等等记载。周密《武林旧事》卷六“诸色技艺人”的“御前画院”一条中，举出马和之等十一人。南宋赵昇撰《朝野类要》卷二正式提出“院体”的存在。南宋恢复了画院，设待诏、祗候以及学生等职，历高、孝、光、宁、理、度六朝见诸名字的院画家共八十四人[30]。从现存作品来看，在山水画方面“院体”完全主宰了画坛，左右了山水画的发展。南宋画院的机构、画家的待遇等细节失载，不得详明。似乎不如政宣画院那样完善。

三、画院发展史上的两次歧变

蒙古铁骑于公元一二七九年灭南宋统一中原，建立起一个广袤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元帝国。在内廷没有设立画院的专门机构。潘天寿先生在其《中国绘画史》一书中说：

> “八十年治世的元朝，在绘画方面，虽未曾像宋代那样的设立画院等等，却也设有御衣局使等官，以主理绘画的事项。”[31]

傅申君于所著《元代皇室书画收藏史略》中叙述稍详：

> “元代中断了两宋的画院和书、画学制度，因而使院体画风几乎有截然而止的现象”，“两宋画院制度，随南宋之亡而绝；但宫殿装饰画工还是设有专门机构的。在将作院下设有‘画局’，……”[32]。

已如上述，我国的御用绘画历史悠久，发展至五代正式成立画院，迄南宋已有近四百年的历史，建立了一整套制度，形成了“院体”，对画苑影响极其深远。那时，画院的发展还处于方兴未艾、生机勃勃的时期，本应不受改朝换代的影响，就像由五代